# 四庫全書

子部

#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三

明 丘濬 撰

## 治國平天下之要

### 崇教化

####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善也慝惡也表厥宅里彰善癉病惡也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沈曰旌善别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别慝也

吕祖謙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

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絶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别之本心也

陳櫟曰旌别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别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為釐旌别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于

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

臣按人君為治在乎明好惡之所在使民知所以嚮方趨於善而不流於惡則俗尚正而治化可成也茍混混然而無所旌别則為善者不知其可為而自怠為惡者不知其不可為而日肆矣此康王

命畢公以保釐東郊而必告之以旌別淑慝也然其旌之也則表厥宅里使過其居者曰此善人之居君上所以彰而表之也如此吾何可不為善乎其別之也則殊其井疆使經其所者曰此惡人之居君上所以癉而異之也如此吾何可為不善乎遠近之人聞其風而興起目其事而警戒不徒行於一時而其風聲流傳且至千百世焉大抵人君治民之道非一端而其大要歸於使民為善而不

為惡著之訓典者感之以言樹之風聲者示之以形感之以言言則有時而已示之以形形則終古常存欲其每視于目常儆于心無時而或已也感化轉移之機括此其一乎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孔頴達曰尊上賢人所以崇奬有德簡去不肖所以黜退惡人

陳澔曰命鄉簡不帥教以下言簡不肖以紏惡之事

鄉𨚗内六鄉也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鄉大夫元日所擇之善日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之禮射以中為上故曰上功鄉飲

則序年之髙下故曰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葢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而又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四郊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葢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以入徳矣於是乃屏棄之

臣按古者先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而使之咸

趨於善而不為惡則必有崇尚簡别之法焉葢天生人不人人善亦不人人惡上之人有以表别之則善者益進於善而惡者皆舍其惡而歸於善普天之下人皆善而無惡則人無不成之才世無不美之俗而天下平矣此王制司徒之官所以上賢而簡不肖也然其所謂賢不肖者乃學校所養之士益以輿地之大生齒之衆無由人人以表别之也於是擇其年少而質美者以漸而進之於學及

其壯而成矣則於其中賢而有德者上而崇之以為秀士俊士馬由是而進之天子之廷不肖而惡者簡而絀之以移之左移之右馬由是而屏之郊遂之外則吾之所用者既得以為致治之具而吾之所棄者又因之以為董戒之方如此則既在於學者知所戒懼而未入於學者知所感發而國家得人之用無窮矣我朝於凡學校生員登第者即進之於上而有司為表其門其屢試無成者即黜

退為民或充吏是亦治古之遺意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明也癉惡病也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陳祥道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于惡則惡者其僞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于所習然後為惡故為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為為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于善而歸厚矣

臣按章善癉惡之言出於畢命善善而章之則表厥宅里惡惡而病之則殊厥井疆先儒謂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一歸于義理民情所以不貳也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馬晞孟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

使天下之人曉然於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為盜竊屢犯不悛者則異其門而以為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於郭賀賜之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聯見而聞之寧不惕然而悚忻然而慕乎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歿桓氏慮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嫠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蓋婦人之

德雖在于柔順然立節行義必在於貞烈焉柔順仁也貞烈義也于夫衆人委順之中而有特然卓立之行旌而表之使天下之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者咸知違理之可羞而一惟禮義之是慕二南之化可復也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毁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嘆

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隋文帝有璽書褒之也傳有之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正行之一家則一家正行之一郡則一郡理行之四海則四海翕然歸化是豈無故而然哉蓋父子既定則長幼有序族屬以和家齊而國治自然之理也先王

有見於此雖匹夫匹婦以孝名通朝廷者皆旌表門閭復賦稅俾州縣以時存問葢欲砥礪斯世斯民使之厚人倫移風俗以成治化之美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木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

和順

江州民陳兢其先世仕唐有為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為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者為州助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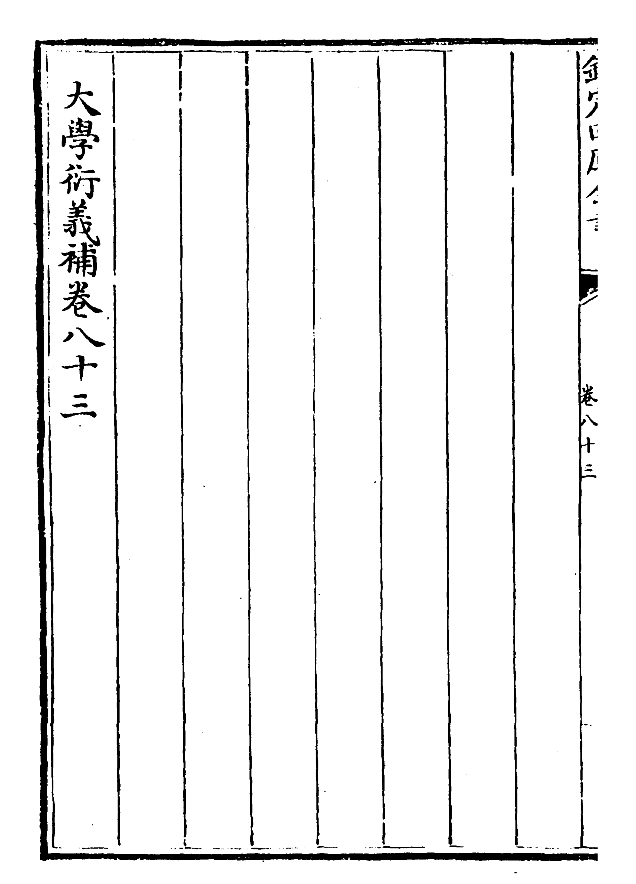
臣按天下之大起于一家之積無一家之不理然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焉易不云乎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鳥獸必相與羣于林藪魚鼈必相與羣於川澤惟能羣然後可以生育物且然而况于人乎人之生也有父子有兄弟有親屬有姻婭必有恩以相親有禮以相接有誠以相孚然後可以久處而至于遠且大也苟連肢體而分爾汝同井宅而劃門戶相爭相奪甚而相鬬訟相戕賊不思吾有身體即吾祖考之遺體吾之兄弟即吾父之子也吾之伯叔即吾父之兄弟也吾之子亦且相與為

兄弟吾之兄弟即吾子之伯叔分而異之推而遠之雖若疎異然原其始初皆出於一人之所生其氣脉本相同也先王有見于斯于凡民之有孝義累世不分居者必旌表焉雖曰為厚人倫移風俗之計而實以隆吾致太平之基也我聖祖承元人禮廢法弛之餘尤嫉兼并之俗豪家鉅族往往以失道踰制獲戾獨于浦江鄭氏加以恩數或有誣皦之者輙赦不問既旌其門又屢擢其子弟為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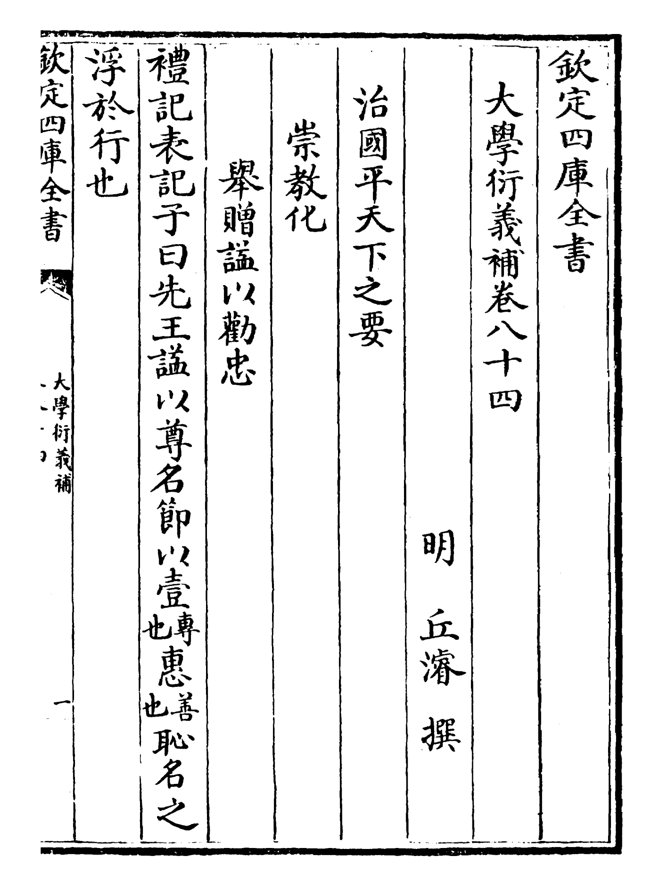
官每指以風切當世登極之初即制令云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轉達上司旌表門閭列聖相承率循舊章凡下詔天下輒載其事以申飭有司又于律文凡盜賊刺字者汲充警迹是亦先王旌淑別慝之良法深意也

以上嚴旌別以示勸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壹專也）惠（惠善也）恥名之浮於行也

鄭玄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為謚耳

陳澔曰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

方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夫謚以誄行而為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

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為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三代以來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一德以為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鄭樵曰古無謚謚起於周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

謚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

以為貽穆之次者將何以别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

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

周諝曰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

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

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陳澔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

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陳澔曰文王雖為西伯不為古公公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臣按元人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孔頴達曰言謚就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公叔文子之子戍請於君所以易其父之名者也類者言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

臣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為誄謂誄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陳澔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為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

屬有司我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上賜云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熹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

蘇軾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

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臣按謚法所謂文者非一有所謂經天緯地者道德博聞者勤學好問者慈惠愛民者愍民惠禮者錫民爵位者孔文子之得為文以勤學好問為謚公叔文子之得為文以錫民爵位為謚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
以為文矣

朱熹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
爵位曰文者

臣按文子卒其子請謚衛君謚以貞惠文子見於
禮記檀弓其所以得文者以其修其班制以與四
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得為文初不以薦臣同
升而得此謚也夫子因其有知人忘己事君之美

而稱之謂其所以得文之諡不但若其君之所稱
而已而此一事亦合諡法所謂錫民爵位者焉無
愧於文之諡矣
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朱熹曰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茍得其實則雖有孝子
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
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尹焞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赧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胡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

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寓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為也

臣按謚法捐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為尊者親者諱之謂哉蓋君之

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人以為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予失古意矣

程頤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

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臣按古先哲王所以勵世以為勸懲者非徒有一時之賞罰而又有百世之榮辱焉百世之榮辱謚是也合其一生之美加以一字之褒使後世之人不必考其履歷究其始末一聞其謚即知其人其

所以勸化人心使之為善以持己盡忠以事君其激發之機轉移之妙一何至哉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臣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

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彦威之書有蘓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法而釋以已説而各為之法也其説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為古今異宜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

也充卒以外孫為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
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
鄫絶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
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臣按充姦回弑逆謚之以荒固為幸矣而武帝曲
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充為善人
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贈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寃尚

書卞壼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為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于可否之間雖以明帝寇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一臣之贈典而羣臣猶執議如此後世則顧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有贈謚不足

以為勸沮

北魏鄭羲為西兖州刺史貪鄙納女為嬪徵為秘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加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彦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畤議以為謚者得失一

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嬖后殺忠良之罪謚之以繆猶為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畤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為繆對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

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當咸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謚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

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太常謚不當梁肅議曰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

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慜民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併責于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且人無全

才能不必備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詒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此魏蘇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故相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郢駁益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

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

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忮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疊為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彥博謚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

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

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其子英乂請謚太常謚曰威

左司員外郎崔厦駁以知運卒時賵贈已加今已踰時

不宜謚獨孤及重議曰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

不刊之令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

於一人也當開元時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知運

討平之以張王室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

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䆁久而廢大典况夫謚

法者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一字襃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殁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

臣按說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襃貶一字之襃榮於黼衮一字之貶嚴如斧鉞臣於贈謚之典亦云蓋爵禄所以榮生者使之興起以建立事功至於贈謚非但以榮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之掌斯權

者乃懐生前忌克之私當子而不子徇死者子孫之請不當予而予其得罪於名教也大矣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于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録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槩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

也今乃諡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諡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諡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為法光又言竦得此諡不知復以何諡待天下之正士良士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雖諡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諡法所以信於後世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嘗美諡者後世皆疑之則諡法將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諡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貞

宋人避諱易貞為正蓋謚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埭東宫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為埭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詩所謂好是正直光葢有之仁宗其書所謂從諫弗咈者與其後光薨卒得是謚其眞無忝矣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宫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荅天問而治喪皇儀非

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嬿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賔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正典禮之失以為其不忠之罪而謚以榮靈嗚呼使此議行則凡為臣子者生前所為雖或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義凛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十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録之史册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為世教之助益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暱於所好而自敗其彞典何不思之甚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修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謚李清臣為謚議曰公惟聖宋賢臣一世學者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覧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為最多真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翶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歎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

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鏜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以為楊億巨儒既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況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有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以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

制論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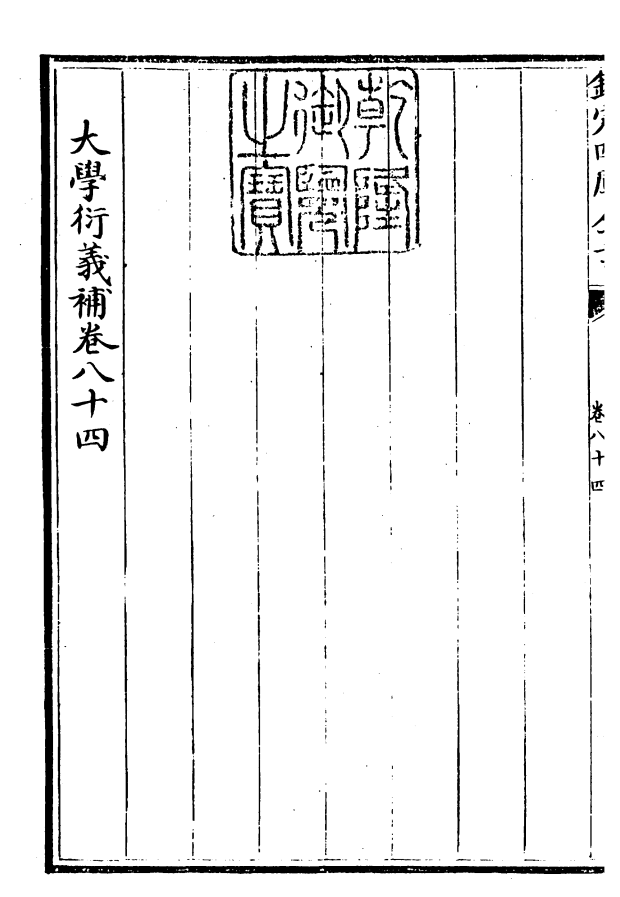
臣按先正有言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禄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為害可勝道哉臣惟生者之禍福出於一時之蒙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以僥倖而苟免然

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葢棺事則定矣然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為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為謚法以為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于天臣之謚則請命于君天不言而人代

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自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恩賜然臣竊以謂九重

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有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托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以上舉贈謚以勸忠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